

当代训诂学

陆忠发 著

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切

当代训诂学

陆忠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当代训诂学 / 陆忠发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8

ISBN 978-7-308-17468-8

I. ①当… II. ①陆… III. ①训诂—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006 号

当代训诂学

陆忠发 著

责任编辑 葛娟 王荣鑫

责任校对 田程雨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72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468-8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完善的训诂学体系构建研究”研究成果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振兴项目资助课题

前　言

训诂学是中国的传统学科。上世纪中后期开始,为了适应训诂教学的需要,学者们陆续编写了许多训诂学教材。不过,直至目前,学界编写的训诂学教材,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一、“形训”、“声训”、“义训”是训诂方法还是训诂体式?

二、训诂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传统的说法是:“形训”、“声训”、“义训”是训诂方法。如杨端志先生《训诂学》^①、富金壁先生《训诂学说略》^②认为训诂方法有“形训”、“声训”、“义训”三种;

郭在贻师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语言学条目时把“形训”、“声训”、“义训”确定为训诂体式,郭在贻先生《训诂学》^③、方一新先生《训诂学概论》^④都把“形训”、“声训”、“义训”确定为训诂体式。

训诂方法有哪些?分歧很大,如:

杨端志先生《训诂学》、富金壁先生《训诂学说略》认为训诂方法有“形训”、“声训”、“义训”三种;

陆宗达、王宁先生《训诂方法论》指出训诂的方法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种;^⑤

陈绽先生《训诂学基础》把训诂方法归纳为“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三种;^⑥

宋子然先生《训诂理论与应用》认为训诂方法主要有“以形索义”、“因声求

^①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初版,中华书局 2005 年修订版。

^④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义”、“随文谋义”三种;^①

周大璞先生《训诂学要略》^②、周大璞先生主编,黄孝德、罗邦柱先生分撰《训诂学初稿》^③认为训诂方法是“形训”、“声训”、“义训”、“观境为训”四种;

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认为训诂方法是“义训法”、“声训法”、“形训法”、“考辨法”四种;^④

程俊英、梁永昌先生《应用训诂学》归纳的训诂方法有“以形求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目验”、“统计”五种;^⑤

许威汉先生《训诂学导论》提出了“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析词审义”、“辨体明义”五种训诂方法;^⑥

郭在贻先生《训诂学》论述了“据古训”、“破假借”、“辨字形”、“考异文”、“通语法”、“审文例”、“因声求义”、“探求语源”八种训诂方法;

赵振铎先生《训诂学纲要》介绍的训诂方法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义训。义训又包括以下一些方法:利用辞书、钩稽旧注、对比文句、参考异文、印证方言;^⑦

白兆麟先生《新著训诂学引论》又说训诂方法有两套,即哲学意义上的方法和具体使用方法。^⑧

从这个情势看,虽然训诂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可能比任何一个学科都要久远,但是训诂学体系到底是怎样的,目前还处在“百家争鸣”阶段。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学者们没有认真研究几千年来训诂的发展。对训诂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训诂的方式在训诂发展中发生了变化,大致以唐宋时期为界,训诂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唐以前的训诂,释义者不给出词义解释的依据,只是单纯地释义,这样的训诂我们可以称之为“直陈词义的训诂”(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少数从事训诂的学者在解释词义时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唐以后的训诂,释义者均先对词义作出考证,其所释词义,皆是考求之后的结论。这样的训诂,我们称之为“考求词义的训诂”。“直陈词义的训诂”,以传统的“形训”、“声训”、“义训”、“义界”为方法,其体系在汉代已经完备,郑玄之功为最。考求词义的训诂,孕育于魏晋南北朝,形成于唐宋,

① 巴蜀书社 2002 年版。

②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⑤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⑦ 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⑧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

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清代。清乾嘉学派的领袖戴震系统地论述了训诂产生的原因、训诂的内容、训诂的态度、训诂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等等，熟练地运用了多种考求词义的方法，初步建立了“考求词义的训诂”之理论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1.“形训”、“声训”、“义训”是训诂方法，不是训诂体式。

2. 训诂方法其实应该区分为“直陈词义训诂”的方法和“考求词义训诂”的方法。传统的“形训”、“声训”、“义训”、“义界”为“直陈词义训诂”的方法；郭在贻先生《训诂学》、方一新先生《训诂学概论》和拙著《现代训诂学探论》总结的训诂方法以及白兆麟先生《新著训诂学引论》总结的具体使用方法都是“考求词义训诂”的方法。

目前的训诂学教材，不是专门介绍“直陈词义训诂”的，就是专门介绍“考求词义训诂”的。学生们学习的教材如果是介绍“直陈词义训诂”的，他再去看介绍“考求词义训诂”的教材；或者学习的是介绍“考求词义训诂”的教材，再去看介绍“直陈词义训诂”的教材，都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说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同样是训诂学，差别会这么大？

目前的训诂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是因为它们都仅仅侧重对训诂学发展历史中某一阶段的训诂实际的介绍，差别很大，但是并不对立。

因此，经过长期的“百家争鸣”之后，我们目前非常有必要按照训诂发展的实际，按照“直陈词义训诂”和“考求词义训诂”的理论划分来处理学界存在的分歧，重新编写一部训诂学教材，完善训诂学理论体系，让人们学习之后不再产生疑惑。这就是我要编写《当代训诂学》的目的。

完善的训诂学体系应该能够与目前所有的训诂学教材的内容兼容，并且补充完善过去训诂学教材所欠缺的知识。阅读这样的训诂学教材，学生们如果再看任何一部其他的训诂学教材，将只会感到这些教材介绍的内容不够全面，不会再有对训诂学结构体系的疑惑。

完善的训诂学体系，除了要介绍“直陈词义训诂”及其方法，“考求词义训诂”及其方法，我们还要研究训诂之发疑的方法，因为发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前提。另外，我们还要介绍古文字研究与训诂发展的关系，介绍如何运用古文字材料考求词义。出土古文字材料是汉语更早的源头，不研究汉语的源头，我们有很多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上世纪，将“小学”分割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以上述模式培养出来的学者，绝大多数都只专其一。这就导致结合古文字考证词义能力的缺乏成为目前训诂学界存在的短板。甲骨文的发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多了，我们现在有条件，也应该把古文字研究与训诂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001
第二节 训诂的内容	003
第三节 训诂的功用	007
第四节 什么是训诂学	041
第二章 研究训诂学需要掌握的知识	044
第一节 研究训诂学需要掌握的语言学知识	044
第二节 研究训诂学需要掌握的其他学科知识	066
第三章 训诂发疑的方法	070
第一节 已经总结的发疑方法	070
第二节 因语言材料字面上的问题而发疑	073
第三节 因前人训诂论证上的问题而发疑	077
第四节 因训诂不合乎语境而发疑	080
第五节 因词义解释不合乎情理而发疑	081
第四章 训诂的类型(上)——直陈词义训诂	087
第一节 直陈词义训诂的名类	087
第二节 直陈词义训诂的术语	090
第三节 直陈词义训诂的方法	093
第四节 直陈词义训诂的缺陷	097
第五章 训诂的类型(下)——考求词义训诂	102
第一节 直陈词义训诂向考求词义训诂的转变	102

第二节 考求词义训诂的方法	104
第六章 训诂学的创新与发展	226
第一节 训诂领域的拓展	226
第二节 考求词义训诂方法的发展	228
第三节 训诂理论的总结与训诂发展路线问题	229
第七章 当代训诂学者的使命和训诂学在今后的发展	235
第一节 当代训诂学者的使命	235
第二节 训诂学今后的发展	245
后记	264

第一章 緒論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古代学子八岁入小学，老师先教他们识字，然后就跟他们讲读先贤的著作。由于时代远隔，写在书里的文字形体有变化、字义有发展、字音有转变，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也不清楚，所以先贤的著作孩子们不懂，就需要老师做解释，于是传统的语言学就应运而生了。中国传统语言学主要是解决小学生读书问题的，因此习惯上称为“小学”。20世纪开始，人们把小学分拆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门类，所以说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

一开头是没有训诂学的，只有训诂。所以，说训诂学，先得说训诂。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说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说文》：“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尔雅·释诂》“释诂第一”陆德明《释文》引《说文》：“诂，故言也。”无“训”字，是。^①所谓“故言”就是古之语言。川之为物，水流按次第流淌，必然畅通，故“川”引申有“遵循”、“通顺”、“通畅”义。故从“川”之字往往有“遵循”、“通顺”、“通畅”义。清华简《保训》：“咸顺不逆”的“顺”就直接作“川”。再如：《说文》：“顺，理也，从页，从川。”《广雅·释诂一》：“川，顺也。”《说文》：“驯，马顺也，从马，川声。”《说文》：“巡，延行貌，从走，川声。”战国玉杖头《行气铭》：“天开本才(在)上，地开本才(在)下。巡则生，逆则死。”“巡”与“逆”对文，是“顺”的意思。故所谓“训诂”，就是把古代语言的隔阂讲解通畅。

“诂”与“故”通，《诗·周南·关雎》“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孔颖达疏：“今

^① “古”是“固”的本字，本义是“稳固”，不是“十口所识前言”，参考陆忠发：《当代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261页。

定本作‘故’。”《春秋繁露·精华》：“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凌曙注：“《说苑·奉使》篇引《传》作‘《诗》无通故，《易》无通吉，《春秋》无达义’。”段玉裁在解释“诂”篆的时候说：“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因为先秦汉语中，动宾位置，前后不定，如“天问”就是“问天”。所以，“训诂”又称为“故训”。

训诂的产生时代非常早，应该说只要有读先贤著作的事情，就有训诂。中国有先贤古书的年代最晚在夏商之交，如《尧典》的写作年代就在这个时候。^①张舜徽先生说：“大抵汉以前经传本文，即有训诂。如云‘需，须也’，‘师，众也’，‘夬者，决也’，‘兑者，说也’，见于《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见于《书》；‘止戈为武’，‘皿虫为蛊’，见于《左传》；‘春曰祠，夏曰祔’，见于《公羊》；‘春曰田，夏曰苗’，见于《谷梁》；‘约信曰誓，莅牲曰盟’，见于《礼记》。”^②不过，古书正文中的这些解释词义的材料，有一些可能是后人读书时在正文的旁边加的注释，古书在传抄过程中这些材料被误传抄入正文中了，不是正文原来就有的。因为有些解释词义的材料加在正文中，正文语气显然已经不连贯，像这样的材料有可能就是旁注误入正文者。这需要我们做专门的研究去鉴别。《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国语·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记春秋时人叔向聘于周，受到周王卿士单靖公的接待，单靖公在宴会时吟咏了《诗·周颂·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叔向解释这首诗道：“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③这些都是时代较早的训诂材料。

^① 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3，《天文学史专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另参考陆忠发：《当代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② 《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1页。

^③ 事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版。

第二节 训诂的内容

“训诂”就是把古今语言的隔阂讲解通畅的工作，大致说来，解释词义、疏通语法、讲解历史文化等等就是训诂的内容。

训诂的内容取决于语言的古今隔阂是什么。

古今语言隔阂有如下数端：

一、古今词义不同

古代字词不分，一个词就是一个字。汉字造字之初用形体表达语言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词的本义。词义由本义出发通过引申、假借等方法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意义，使得古书中使用的字的意义系统变得非常复杂，在具体一段文章中到底使用这个字的哪一个意义，如果人们理解有困难，就需要进行训诂。如：

《左传·宣公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这里的“病”就需要解释。甲骨文、金文形体中目前没有发现“病”字，“病”可能是战国时代造的字。《说文》：“病，疾加也。”这就是“病”的本义。人生病的时候身体虚弱，往往爬不起来，所以“病”引申出“倒下去”的意思。《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病”跟“兴”相对，就是“倒下去”的意思。灵辄正是因为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爬不起来了，所以“问其病”的“病”是“倒下去”的意思。

“病”表示“倒下去”的意思，这个意义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了，人们不熟悉了，遇到古书中使用这个词，人们往往不能正确理解了，^①就需要做训诂。

二、古今表达不同

古今表达不同，而遇到别人可能误解的词句，就应该做解释。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服虔云：“人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见。”

如果没有服虔的注释，这段文字很可能被理解成郑庄公进入隧道时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隧道时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事实是郑

^① 如王宁先生主编《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就把这里的“病”解释为“生命垂危的状态”，就错了。

庄公和姜氏一同进入隧道时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郑庄公和姜氏一同出隧道时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作者用这样的同进同出同感受表明他们感情融洽、和好如初。

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这两句诗也是需要注释的。主人在船上设宴款待客人，为什么主人却姗姗来迟呢？此非待客之礼。事实是这两句诗也是互文，是说主人、客人一同下马、一同上船，主人、客人一同举起酒杯，大家都觉得少了音乐。

三、古今语音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地域的变化，同一个字的发音也会发生变化。原来的韵文，后来可能不押韵了，原来两个字可以通假，后来从声音上变得看不出来了。这些都是古今语音不同造成的。古书韵文的押韵，通假字的通假关系，都需要通过声音来解释。另外，因为汉字中有一部分同形字，读音不同，字义就不同。遇到这种情况，是需要注释的。如：

《诗经·周南·樛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郑玄笺：“妃妾以礼义相与和，又能以礼乐乐其君子，使为福禄所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乐乐，上音岳，下音洛。”^①

因为“乐”读与“岳”同音的时候，是“礼乐”的“乐”；读与“洛”同音的时候，是“快乐”的“乐”。字形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所以应该注释。

不过，宋代以来学者们在“协音说”理论影响下对汉字读音的解释，常常都是错误的。“协音说”不承认古今音变，认为字音可以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作出改变以保持与上下文字音的和协。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四、古今字形不同

表示同一个意义的文字，有时候古今使用的字形不同，这是古今字关系或者假借关系。如：

《荀子·臣道》：“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垂”表示“边疆”的意思，现在表示“边疆”的意思使用“陲”，“垂”和“陲”是古今字关系。

《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蚤”或作“早”。“蚤”是“早”的假借字。有的先生把“蚤”、“早”看成是古今字关系，是错误的。因为“阳”和“早晨”的“早”早期使用的汉字形体都是𠂇。

^① 《经典释文》习惯称《释文》。

从日、在，“在”是测量日影的标杆，^①本义是“测日影的地方”。^② 测日影的地方都是照得到阳光、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③引申表示“朝阳光的地方”和“高”。高的地方汉字又常常添加“阜”作偏旁，故表示“朝阳光的地方”和“高”的^④亦作^𠂇。《说文》：“阳，高明也。”《释名·释丘》：“丘高曰阳丘。”这样，^⑤一个形体同时表示了多个意义，既表示“早晨”，又表示“高”和“照得到阳光的地方”，有时候就会引起误解。为了有所区别，“早晨”的“早”，文献中常常假“蚤”为之。“蚤”的本义是“跳蚤”。《说文》：“蚤，齧人跳虫。”《广韵·皓韵》：“蚤，古借为蚤暮字。”后来，表示“高”和“照得到阳光的地方”的^𠂇和^𠂇，形体逐步变化为“易”和“陽”，^⑥“𠂇”的变化过程是：扬鼎作^𠂇，叔鼎作^𠂇，宅簋作^𠂇，蓐叔鼎作^𠂇，侯马盟书作^𠂇，楚帛书作^𠂇。^⑦“𠂇”的变化过程是：敔簋作^𠂇，虢季子白盘作^𠂇，阳陵虎符作^𠂇，睡虎地简作^𠂇，今天的简化字形体作“阳”。

这样，表示“高”和“照得到阳光的地方”的“易”和“陽”，形体已经与表示“早晨”的^𠂇区别开来，于是“早晨”的“早”又用原来的形体^𠂇表示了，现在形体写作“早”，不再假借“蚤”了。^⑧

五、文字错讹

晚唐以前，中国古代图书的传播靠的是手抄。书籍在传抄过程中，有些字容易抄错，导致古书理解不通。这时候就需要把错误的字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字是什么。

六、方言隔阂

古书中有时候会杂入一些方言词，这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通语词在不同方言中发生了语音变化导致记录与通语相同的词的文字形体与记录通语的文字形体不同。一般说来，通语词在方言中发生了语音变化，有时候人们会根据当地实际的语音为记录通语的汉字重新造字，这样重新造出来的字与原来记录通语词的汉字之间是转注关系，如《诗经·周南·汝

^① 陆忠发：《汉字学的新方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

^② 陆忠发：《汉字学的新方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页。

^③ ^𠂇下面的一竖是测日影的表，古人为了判定表是否垂直，在表上系上绳索，于是人们在表上添加^𠂇作为提示符号，这样^𠂇就演变成了^𠂇。

^④ 知道“早”和“阳”的关系，我们可以判定“四之日其蚤”其实应该是“四之日其阳”。《诗·豳风·七月》：“春日载阳。”郑玄笺：“阳，温也。”气候暖和了，所以才要“献羔祭韭”以取冰备暑。这样，这个问题就讲通了。参考拙著《王力〈古代汉语〉注释疑难考》“‘四之日其蚤’的‘蚤’”条，上海交大出版社即出。

坟》：“王室如燬。”陆德明《释文》：“齐人谓火曰燬。”这就是齐地的方言把“火”的音发得与“燬”的音相同，于是人们就重新造一个与齐人实际读音相同的字来表示“火”，这个字就从“火”“燬”声作“燬”。有时候人们没有为发生了语转的词重新造字，而是采用假借的方法，假借一个与语转之后的语音相同的字来表示通语的词，如《庄子·至乐》：“羊溪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久）反入于机。”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

第二种是某些方言词在今天的通语中也使用，但是古书中使用的字形与今天通语词不同，导致我们不理解。如《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唧唧”即今天的通语中“叽叽喳喳”的“叽叽”，因为形体不同，人们常常不理解“唧唧”是什么。

第三种是某些地方的人对事物有独特的称呼，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或者后代的人就不理解了。如：

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诗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人多不知为何物。宋·马永卿《懒真子》卷四：“仆亲见一峡中士人夏侯节立夫言：“‘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以别之。”此言良是。”

汤显祖《牡丹亭》第四十一出：“文章五色讹，怕冬烘头脑多。总费他墨磨，笔尖花无一个。”“头脑多”在这里一般人都不理解。今天的临川方言里说一个人“头脑多”是形容这个人要求太多、很麻烦。也说“头脑足”。^①《牡丹亭》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意义。

七、文化差异

古书中语言隔阂，不仅仅存在于语言文字本身，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文化也存在古今差异，这也是古书难读的重要原因。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光伏甲于堦室以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杜预注：“坐行，膝行。”

人坐着怎么能够行走呢？“坐行”为什么解释为“膝行”呢？理解这些问题，就涉及古今文化差异问题。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人所谓的“坐”都是跪着的，所以，《左传》中记载的“坐行”就是双膝跪地行走，因此杜预解释为“膝行”。

^① 张妍：《〈汉语方言大词典〉临川方言补》，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人吃饭都是跪在席子上的，食物盛放在食案上，食案摆放在人的前面，吃饭的人跪在席子上双手取食。因为吃饭的人都是跪着的，送饭菜的服务人员就绝对不能“居高临下”把饭菜摆放在地位高的吃饭的人的跟前，所以他必须降低身体的高度，因此，“执羞者”就只能“坐行而入”了。

古代中国人行礼要趴在地上进行，都是行礼者要降低身体的高度的需要，因为本来已经跪在地上了，再降低身体高度，就只能趴在地上了。不明白这些文化差异，读古书是常常有障碍的。

此外，古人记录历史事件，也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我们应该结合历史实际，把事情说清楚。如：《论衡·偶会篇》：“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嚭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子胥是在吴国遭太宰嚭诬陷，吴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乃自刭死”。又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是在楚国被令尹子兰谗言，楚王怒而迁之，屈原怀石沉江。《论衡》是运用了“合叙”的修辞方式，将伍子胥、太宰嚭和吴王的事情与屈原、子兰、楚王的事情合在一起叙述，但是子兰和太宰嚭的次序互乙，这是对历史事件张冠李戴的结果。如果不是征诸史实，加以说明，那就会使人产生误解。

其他如天文历法、典章制度、地理名物等等方面的古今差异，都会对我们读懂古书形成障碍，我们不一一介绍了。

第三节 训诂的功用

训诂的产生是由于时代与地域的原因引发的。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刘歆、班固论《尚书古文经》曰：‘古文读应《尔雅》解古今语而可知。’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①这说明由于时代变化，古今语言也发生了变化，用古代的语言记载的事物，今人也有所不知了，所以才需要依靠经学大师们的故训。戴震在《与王内翰凤喈书》^②中又说考古之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浸失本真”，以致造成古书

^① 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页。

^② 见《戴震文集》。

用字传写讹舛，这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字体也发生变化造成的困难。造成古今语言隔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地域的关系。汉扬雄《方言》卷一“大也”条曰：“秦晋之间，凡物状其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戴震《方言疏证》曰：“《方言》此条自明其作书之意。谓旧书所常记故习之俗，所语本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是以作《方言》以释之。”总之，古今语言变化，文字的变迁，地域的差别，造成了书面上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就需要训诂来加以解决。

戴震在《古经解钩沉序》^①中说得很清楚：“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古今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训诂就像架在古今这条大河两岸上的桥梁，有了这座通达今古的桥梁，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古代的一切。因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② 扫除了字词句上的障碍，就可以读懂古人的作品，进而了解其思想内容。所以戴震反复强调治经必须从字词句着手，只有把每个字词的意义弄清楚了，才能进而了解经文的思想内容。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③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躐等。”^④ 训诂的功用，就是解决字词句上的古今隔阂，只有打破了古今语言隔阂，才能了解古代的一切。

训诂是解释古书的工作，只要是研究古代的学问，都必然要使用古书，使用古书就必然会遇到古书的训诂问题。所以，研究一切涉及古代的学问都需要掌握训诂知识。可见，训诂的功用是非常大而广的。

大而言之，正确的训诂可以使我们读懂古书，理解古人的思想。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⑤ 祸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⑥ 常足矣。”

在没有讲“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之前，我们先讲“却走马以粪”和“戎马生于郊”。“却”是“回来”的意思，“走”甲骨文作大，本义是“跑”，“走马”就是跑

① 见《戴震文集》。

② 《戴震文集·沈学子文集序》。

③ 见《戴震文集》。

④ 《戴震文集·古经解钩沉序》。

⑤ “祸莫大于不知足”句前一本有“罪莫大于可欲”句。

⑥ “之足”二字疑衍。